



这些年，接待的顾客不计其数，有的表，见证了爱情；有的表，见证了成长；有的表，装满了回忆。

了爱情；有的表，见证了成长；有的表，装满了回忆。

记得有一个小姑娘，打电话来说，自己父亲买给自己的第一块手表坏了，一直没修好。多年后，父亲因病过世，小姑娘知道江国良能修好这块表时，在电话那头激动得泪流满面。“一块多年不走的表，一下子恢复了生机，就好像想起来父亲还在世的那些时光，像是听到父亲的心声一样。”

而上海的一户人家，家里的晚辈满大街跑着找修表的地方，原因是祖父年纪大了，特别想念老爱人，突然想把这个老旧的落地钟修好，便拜托了江国良。“修好后，我怕有闪失，就上门安装，还讲了怎么使用，现在老先生身体很好，每天开心地哼着小曲儿。”江国良感叹，时间流逝太快了，但钟表可以带你回到过去的时间，这是它神奇的地方。

从开店到现在，江国良一直没有周末，没有休息日。几十年里，也曾迷茫过，走过“弯路”。2000年左右，他将钟表店隔开一半，开了咖啡馆，卖些简餐。一直到2016年头关掉餐饮店之前的十几年里，江国良先后开过4家餐饮店。虽然钟表店

从未断过，但经营餐饮业牵扯了他过多的精力。

“蛮吃力的，现在实业很难做。我做餐饮，没有‘灵魂’。做钟表，我觉得我灵魂在里面。祖父希望我传承下去，不能在我手里做坏了，给祖上丢脸啊。”江国良的儿子目前还在上初中，他并没有觉得一定要把手艺和店传给儿子。“让孩子自由发展，看喜欢什么。”但良辰钟表店，江国良还是要开下去的，这里面有他的家族记忆。

目前店里还有两位师傅，分别跟随了江国良30年和15年。这些年，他陆续带过十几个徒弟。但大多数人都走了。精密仪器的修理，需要三到十年的学习实践。而天赋与热爱很重要，好在还有年轻人愿意学。34岁的北方小伙李想，因为喜欢钟表精细的构造，已经在店里工作了15年。江国良笑称他为店里“年轻的主角”。

“初学时，年轻的徒弟一碰到难题，就会很急躁，把表丢在一边，气呼呼的。我会等他稳定下来后，再让他继续修。”江国良说，修表是个十分精细的活儿，你需要深入到上百个细小的零件、结构中，去读懂它。这个时候你必须安静下来，如果一直毫无方向地乱窜，最后表是修不好的。作为师傅，有时江国良还会画一些直观的图，手把手讲解，但这仍然要看悟性。

“因为每天接收不同的表，每天都会遇到新问题，同样的解决办法，不可能一劳永逸，你永远有可以进步的部分。”江国良说，这也是修表行当，看似单调重复其实蕴含魅力的地方。但他不愿意再招收新徒弟了。有的徒弟不肯吃苦，有的学成了又有想法，还有的还没学到真本事，就想出去挣钱，最后被市场淘汰了。

“收到后面，烦，教下来老吃力。年轻人安不了心，就做不好事。”江国良自己一套安心的逻辑是——每当遇到修表难题，去游泳。在水下“混沌的世界”，不间断地游上两个小时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“有时可能因为想得太出神，到了岸边还不知道调头，结果就撞上了。不过这一动一静，还挺美妙的。”

傍晚时分，客人渐少，江国良踱步到里间。他的这个“秘密角落”，周围摆放着七八个落地钟，是他和老友们合作设计完成的。打开绿色的老式台灯，泡上一杯红茶，听着钟表滴答滴答，混杂着阁楼上儿子诵读英语的声音，江国良不是没考虑过退休，但如果退下来就闲着，人也失去了意义。

更何况，钟表店早已成为江国良生命的一部分。“我目前的打算是退居二线，有新的人能够接班，慢慢地，不是每天都来上班，接下来就在郊区找一处园子，游游泳，种点菜，过点田园生活。”